

671.1267  
078  
:12

卷之十二

藝文志下

序 議

考 引

祭文 詩

大城縣志

大城縣志卷之十二下

序

送陝右憲副傅公督糧甯夏代回治

宗

朱慎德



士之見用於世也豈徒詫其一已之才一時之見而已哉要必經歷世務練達老成如是而居官任職則其處事無不得其當而爲政無不合其宜如此等人世固不多見然或有之烏不可爲之稱道焉若

是已公世爲畿內大城之右族早以俊

樂九年秋中京闈鄉試旣而入太學

憲副傅公

翹然穎出爲流輩所器重十七年用

公之才識足任朝廷之耳目肅風憲之

任果能持法正大繩糾公平屢奉命按

乃兩臨西

夏所至風飛雷勵凜然著冰蘖之操凡有疑獄多所平  
反由其德重厚而才卓犖常以欽恤存心以明慎感人  
已嘗受知於父王宣德八年以考滿書最陞僉陝右憲  
司事正統七年復以考最榮陞今職又能以其施於前  
者舉而措之耳由是吏服其明人懷其德莫不去惡從  
善革貪爲廉而奸蠹者不敢肆其狂暴是其任風紀之  
司三十餘年歷世務也多練政理也久聲稱赫赫譬如

駕輕就熟綽綽然有餘裕矣余每憶其爲人值朝廷以甯夏爲西北巨鎮聚兵備外而糧儲尤爲急務每歲憲司委官一員以董之歲癸亥秋公來領其事旣至明乎簿書公平出納其智周於物而不遺其才周於用而不匱糧儲之事殆餘事耳以故歲餘之間部伍肅清軍民帖然風紀益振非其經歷多久練達老成曷克勝此委任政事得其當而合其宜耶誠可稱而可道者也今以代回治所情不能捨故述公累厯之詳

乙著書以

爲贈言俾世之爲政者當知重於老成

之詩曰



攬轡西來羨老成政聲超邁久揚名

憲副經年住夏城執法秦中威望重督

今朝別去應難捨何日重期話舊情

賀邑侯默軒狄公復任受獎序

左中允羅萬化會稽人

萬厯壬午冬狄公遵例入覲先期以檄請署篆者當道  
素知思川尹君之賢而委之適際狄公之旌獎三至其  
光霽襟懷揮霍才幹冰蘖操持盈牘爛如也迨十一年  
春二月覲事竣旋輶尹君欲並稱賀乃走幣來屬余文  
竊以美玉在前褒詞自出賢人旣見稱揚無已狄公之  
賢余聞之久矣重以尹君之請豈容以無言乎夫史稱

循良漢世爲最是故民殷盛教化行循良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是計其人則不過北海朱邑潁川黃霸三五人而已循良之難得也又如是今觀狄公之經濟非古之所謂循良者與公負英發之資抱明斷之才秉清介之摻初任尹交河節用愛民禮賢下士政聲至今煥然自交河遷瀛邑瀛邑務劇民疲理之有餘裕薦章十數上自瀛邑遷大城知鹽課重爲民困卽檄部使者革之民歡聲載道邑故多內璫衛士濫庇戶凡窮飲恨公裁之以法雖缺望弗恤也邑多流寓之以助國用此周禮罰遊惰之遺意然

者占藉於有力之家貧拙不免倍輸

村氓無不平之抱矣舊設里甲以備

蘇民困也公雅意舉行而民不知擾庫

費羣小漁

利於中久矣則加以嚴禁而奸貪易轍北土素少授受  
則延名儒以訓之又念其多爲貧累捐已俸以爲助凡  
此皆其槩耳若鋤強翼弱彰善殫惡摘伏發微難以更  
僕數也蓋由公之所養者精所諳者熟故事務之至紛  
逕軫轉應之無不中的如尾閭之水出之不窮雲夢之  
材取之不竭此列臺之獎紛然至也奏最闕庭寵膺殊  
眷褰帷而至士民望之舉欣欣然喜動顏色眞不啻赤

子之離慈母而乍見之也公既受知遇旦暮且將以耳目召矣荆棘之地豈鸞鳳所久淹者哉余固爲公致厚望也以是爲序

贈劉母節壽序

明刑部貴侯  
州司郎中侯國

嘗觀家道將興必有賢父貽謀燕翼令子承箕繼裘此其大常也乃有數值其奇不得於父而得於母不旣難乎況夫孤雁失序子泣呱呱處不兩全之勢竟以永譽斯又難之難者也余往者校藝平舒有邑掾劉子圖光者謁余卒見之魁然徐叩之訥然久習之一規一矩彬彬然余訝其爲舊室子夙嫻父兄之訓者及

光涕出曰光不閔早失怙止有母蔡焉光母原

父祖母指其身與光輩勉留謂殺身義小立孤義大了未亡人風燭於世將溝壑是委毋乃令歿者不瞑目歟光毋以是腐心爲姑命強留值家徒四壁旣乏姑養又無兒資乃足登機杼一日夜嘗得完布手操刀尺一日夜嘗得完襲以故先祖母得以終餘年光輩得以有今日今光母以勤瘁老矣不知所以報泣然泣數行下余於時愴然有感退而詢諸左右左右所云如光又詢諸諸生諸生所云又如左右進而詢諸縉紳縉紳所云又如諸生他日過其閭見大書盈壁不可更僕皆諸院司

旌異之言也余益信向者之言爲非譽嘗欲收之野史而未暇也及余移鐸六館劉子亦移憲曹視邑掾有間矣猶然戚戚於面以咫尺離母不得親侍菽水爲悲及余叨署雲司劉子亦序得主爵氏更以母老不忍遠離爲繫棧遲都門者數年尤以其母不及上聞爲歎無何撫按並題大宗伯爲覆天子嘉其節操而並重其壽勅立棹楔以旌蔡氏闔邑人士靡不歎美以垂白拜命尙矍鑠哉惟勤瘁故強健爾也都中貴人咸採其風而歌之詩數日合作盈帙劉子捧之泣請余言弁其首余以知劉子素不欲沒其善不可以辭乃感天之報

自今日當二三子煢煢在抱蔡雖留撫何以必甘

如今日母以一念精誠格於蒼穹故其默有玉成者正  
千辛鞠子婦不死其夫二子有成天不沒其母故聖明  
表其高門而縉紳頌以柏舟均囿於動德之天者乎今  
劉子且膺一命之榮祿養其母矣母食其報矣有是母  
固宜有是子也余何贅焉

萬曆乙卯仲秋撰

### 伴輿草序

邑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漢儒

余壬申春初出都門跨輿而西馳驅七千餘里三越月  
抵蜀中間收四時風氣歷百折奇絕無刻不與輿俱偶  
一念至未舉以告人而輿已先得之輿其余之知已乎

每每觸物興懷不覺湊而成響與實笑且憎然余從不作欺人之事既攄之胸臆復轉轡口吻間不卽吐出與且以我爲誑友也山川夷險輿不捨我去縱不韻何敢匿醜不一示耶亦見余在輿不欺之意云爾名之曰伴輿草

賀吳東卿父母榮擢序

劉漢儒

邑人

歲在丁亥

新聖定鼎建極之四禩也會恆撫條議

畿輔之地滿漢逕處須盡易滿官數便彈壓

上可其奏吾邑明府吳公循例得調楚之安鄉安鄉



陽之勝槩三湘七澤映帶左右以公軼宕不羈之

嘯於斯游刃之暇且將登峴山而弔古臨習池而咏言  
奇績徽猷不難媲美羊叔子而山簡之風流俊雅又見  
兒童竹馬拍手以相迎也從此詡贊銅龍趨蹌虎拜斷  
不若儻父面孔

日拆五斗腰僕僕畫劍刻步而使江漢笑人耳回視舒  
城斗大湫溢僻陋何異舍培塿而陟大行出涔蹄而涉  
咸池哉但公令舒邑已卅歲矣其德澤之沁入人心者  
已無弗屆矣一聞其飛鳥而去青青子衿率歌樂只之  
章而羣黎百姓又吶吶而頌孔爾也余不佞愛莫能助

而攀轅之念旣不後於士若民採蘭溪畔折柳驛傍竊  
自附於以言相贈之遺意公丙戌魁南宮與仲兒榘同  
譜且同門也選平舒仲兒曰吾舒其瘳也乎日習見吳  
公犀才穎脫堪與霹靂鬪者而坦懷真藹絕不作岸涖  
觀殆明而仁者乎余時猶承乏西臺一接其言論風采  
知非案牘尋常吏也今天下不急須才耶叢藉於傍虎  
哮於市豕伏於郊中與外潛爲煽引而積猾不逞之徒  
竊半紙兵符於卧內馳走郡縣斥呵長官如奴隸而無  
骨者一當咤叱率倒執手板驚汗淫淫自踵達足尙敢  
問其魚肉百姓蹂躪善良耶公每值此晏如也旣

怒號而復約之以繩尺此非大解人不能充斯義

圍棋斥裘引燭焚詔他日弄丸事明鏡在握不必笑比  
河清而舞文者絕跡赤眉相戒不敢入境他邑竭公私  
之力日夜登堅自守猶有扼主人之吭而城隍因之燼  
者獨舒城作息如常耕鑿未易田父野老時酌酒漿而  
社鼓之聲相聞是非明府之威德遠播剛柔兼濟何以  
獨享寧謐之福至此耶然公豈僅曰才吏也乎哉實廉  
吏也舒邑錢糧不滿二萬緡往因頭緒淆亂卽巧吏莫  
窮其底雖未必當事者之朶頤而二三老猾非中飽則  
漏卮民有倍蓰其償老死不知出納之數者公履任初

遵

功令徹底覈查毫釐不爽汰者半省者半而曾不之自矜也清畏人知豈異人任耶聽斷片言可折幾於蒲鞭示辱而贖鍰之路絕矣一菽一菜胥準諸市價從不聞皂衣蒼頭持頽蹠以要人於市者民相率而遊於嬉捐俸餘以餉諸髦秀手自校籌而塵柄微風動探至理發蒙牖暗豈眞紅爐之點雪乎公不啻父之又師也退食從容或調單父之琴或栽金城之柳而響徹寒潭香生綠案道服飄飄雙鶴應門胥役不敢以裸進公於此際又何吏隱耶齋傍有圃可射時攜鏃習射於其中固

穿楊而意已陶陶矣又可見結駘運臂非無故而謂

者引觴自滿詩興淋漓卽倒著接籬登堂望遠而輕裘  
緩帶千古一轍公洵不可及矣大抵公氣可以震三軍  
而示之以誠才可以周四應而出之以渾大體旣不肯  
褻而細微亦復能謹茲行也吾見其風盈袖而魚在懸  
也尙其留一犢以當何武之思乎請把甘棠而欣欣願  
息其下矣

賀諤翁徐老父母榮擢序

教諭

王嘉言

歲戊戌秉銓衡者加意

畿南重地遴公輔器試以烹鮮於是吳興徐侯來宰平舒

拜 命受事爲政一切尙大體不苛細如參苓之已疾  
無大創焉舒之人樂而安之播譽爲循良第一越乙巳  
余以寒瘴謬司舒鐸入其疆萑苻不驚雞豚以蕃視其  
庭陞祀之間肅然若無事心特異之竊謂侯何施而得  
此會丙午以資深擢城司行將持戟

金馬如先漢故事舒人求輓其駕不得也舒之士再拜而  
徵詞於余始焉有進者曰學宮爲化理之原侯甫下車  
愴然於廟貌隳墮捐俸督修迄今俎豆改觀几筵生色  
未嘗費民間一絲一粒也少焉有進者曰侯讀書不倦  
喜與筆墨爲緣日進弟子而訓迪之上指遂古下

世放乎八垠周乎六籍疊疊忘倦甄拔譽髦得一什

卽命梓人獎誘之意至無窮也繼焉有進者曰侯蒞舒  
八稔歷學使者三試矣嘗額之周渥賓興之加禮童子  
之孤而寒者薦剡惟恐後士勿謂雋與否咸肫然勸勉  
以有成也終焉有進者曰此侯之壽考作人也其施於  
有政不但已也東樞法重毫毛貿貿輒陷多家侯第嚴  
稽保甲緝解正犯外鮮他及故舒之人年來罕有怵戚  
於池魚之殃林木之禍者邑三面界瀛綠林不逞出沒  
飄忽侯勅村落保聚教其父老日夜憫然訓子弟不爲  
非外盜無得而攔入少年之剽悍者亦遂賣刀劍歸南

畝較之異時號寧止焉賦法之張而不能弛也自昔已  
然侯則寓撫字於催科里無夜呼之役水旱少愆卽不  
憚冒大吏之威力爲請命卒得蠲恤如

制邑又處下委沿河如帶往歲陽侯一怒民嗟其魚侯隄  
防以時躬督其不率俾澤潦不甚爲災而商羊得殺其  
暴河伯告安瀾焉人性好上邑雖小如黑子而講張不  
乏胥吏舞文表裏爲奸侯聽訟耳目一無所寄列兩造  
於庭情論理遣務使悔格其重獄招案無一字不由心  
手吏但抱空牘而已從莫敢以鉤金束矢引舊例爲嘗  
試者至於出俸勸輸設饘粥以活飢民鳩工庀材不勲



衆而完雉堞以及禁羨耗而簾幙風清搜隱估而豪右  
斂跡杜訛詐而比戶安堵示蒲鞭而民不忍欺流離之  
子有逃斯歸矜寡之氓有居斯履辭不能及昭然在目  
余聆其言而歎侯之能爲教也嗚絃類文翁侯之能爲  
養也附循如龔遂他日者爲

聖天子愛育黎元黼黻文治知侯宰天下亦如舒矣詩不  
云乎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能教也芄芃黍苗陰雨膏  
之言能養也余不敏請歌菁莪黍稷之章以佐舒人士

驪歌一闕

賀徐諤廷父母考績序

劉漢儒

明府蒞吾邑已六稔矣清猷卓績未可僕數今值報政之期行將飛鳥彤庭爲

聖天子鼎鑄臣余忝年誼兼沐浴和鸞者久可無一言以抒緇衣之好且以券鶯遷之喜乎時諸紳俱有同心余敢執管以寫其梗概云明府英年奕奕風神宣朗每一晤對令人不覺有冰心玉壺之句精心細手諸盤錯迎刃解焉邑自罹流氛後土瘠民貧津門孔道不減子午之衝庚癸長才棘手明府應之裕如首調城堞之艱煩而民得安於市次減胥皂之追呼而得安於野庭無舞文之猾誰敢肆蒼鷹而驕乳虎下無含冤之氓罔不凜

秋肅而遊春風視百姓如家人父子卽田庚鳩婦靡不  
向公堂而畢陳其情私對紳衿如清廟明堂卽公庭燕  
見無不肅冠裳而槩絕乎苞苴他如禱雨應期施糜活  
衆審編而力恤流移鴻雁來歸課畝而盡豁浮額攸寧  
婦子又其餘也往歲修葺文廟率昂報希錄明府捐貲  
整飭有過於創上臺卒未之知其隱行大約類此尤喜  
潘花生彩郝腹藏珠羣俊髦而經問業者胥曰父我乎  
師我也然而犀照懸空印文生綠凡畿內質成者每以  
就舒城爲包孝肅以故牒劄旁午明府疲於奔命幾遍  
三輔焉良由廉則生明不但徵額無羨入卽細而米漿

蔬菜曾未立一官行不止曰雞犬不驚矣蓋以家學淵源侍御之清風發舒未竟得明府而大暢焉三里舒城其毛生之脫穎乎而明府又以霹靂手作菩提航見貧生無告者解佩以贈且賁金以恤孤寡不止曰贖鍰之屏絕也時而退食從容調鶴嗅花手一編朗吟謝眺芝詩春衫典酒不自知爲萊蕪冷也指日含香據梧溜雨桐柯海內仰風采焉吾可執券以俟明府有子森秀不減父風文章應運仁見鵲起且自厯舒以來得麟者二得雛者一繩繩未艾未見彼蒼之福吾未孩年翁者不止槐之三桂之五矣遙想當年袖中彈文首及新參直

聲遠逼唐介是以延及後裔福厚澤長徐孝之後一家一人也昔羅圭峯稱徐瓊恂雅有西漢長者風吾明府有焉然恢之彌廣受之不盈絕無近名之意真社稷調變之器不止治績炳朗冠冕時賢已也

賀徐父母榮擢序

劉 健 邑人

君子功不貴苟成名不貴苟立惟其當之爲貴故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鄒良驥期乎千里不期乎駿驚貴其當也平舒彈丸小邑民貧俗陋禮義未習凋殘之後浸旱頻仍民生不遂民性日漓幾不可問矣幸邑父母徐公來治茲土不任法術純以教化批卻導窳無不因其

故然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且守嚴一介心凜四知圖  
書之外了無長物其持已之當於清也如此然廉介者  
多尙嚴刻忠恕之道未免有傷公則方而不割廉而不  
害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甘雨和風起瘡痍而  
躋春臺誠有刑措之風其馭物之當於仁也如此惟清  
則公公則人不敢犯惟仁則安安則俗不敢偷桃李之  
垂於街者莫之援也刀錐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移風  
易俗方之渤海南陽何多讓焉而公虛心實腹恬然不  
自是不自伐也其氣度有大過人者與乎其觚而不堅  
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嘗攷柱下史三寶之什一日慈

二曰儉三日不敢爲天下先公則深得其旨哉不自恃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製錦烹鮮當於一邑者巖廊柱礎  
則必當於

朝廷舟楫霖雨麩蘖鹽梅則必當於天下矣故君子功不  
貴苟成名不貴苟立惟其當之爲貴也其太翁年伯與  
先嚴壬戌同進士余叨世誼之末其沐浴教化尤深今

公榮膺

內召行將發

帝城之旌矣余與弟姪輩感公之德頌公之政敬陳蕪詞  
以記其事

公賀諤翁徐老父母榮擢序

夫觀人者不觀其本則失其所以觀之矣本者何德也德充於內而才裕於外明體達用之學積厚流光之業也故求木者不與末與本溯流者不索流索源余於邑父母徐公得其本焉公名區華胄家學淵源以公輔之器暫膺民社之司八年於平舒矣善政淪洽人歌利樂但見其功施燦然其聲譽卓然而不知其本先立也黃霸守穎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治行爲天下第一魯恭爲中牟令蝗不入境雉馴於桑鑒子有仁心稱三異焉千古膾炙人口公以實心實政撫字多方視民如子榮



熒子遺不能自存者今賣刀買犢矣無襦有袴矣不賞而善勸不罰而邪止市無朝飲之羊家無夜吠之犬德之入人深也較之任法術而事督責者大相徑庭黃魯之治不得擅美於前矣至於興學校以課士勸農桑以勤民修城池以固金湯築堤岸以防水患編審公而口碑載道聽訟虛而雀鼠不興種種嘉行更僕難數非德充於內而才裕於外者豈易臻此上理哉至若室無苞苴之物人多冰蘖之聲有懸魚瘞鹿之風納值投錢之節又一時絕無而僅有者蚤已識爲遠大之器非百里才今我

皇上果以循良擢取入都從此內而清華外而節鉞直指  
顧問事也余當以德爲左券邑人借寇無計如嬰兒之  
失慈母遑遑焉謀賀於余余雖不敏勦襲浮詞以効習  
套謹就其本以質言之用代扳轅卧轍之思耳

贈邑侯張父母恩請豁除水荒地畝序

劉 楫

嘗思治化之入人甚深也沐浴其間者如飲醇醪然恆  
沾美利於莫可名言又如參苓之已疾無大創焉而調  
劑一於中和蓋普一惠而待澤者不過一時除一害而  
感德者已及奕世是治一日而害除於一日苟害除於

一曰卽惠及於百年也茲於我邑侯有感焉東濱海而地鹹洿勢處九河下流積年渟泓變桑田而滄海者可勝言如邑之子牙村四岳村以及王口鎮相連四十餘處分籍岳莊段堤子牙辛張鄭莊等里包糧賠累逃

離失所者數千餘家歲己酉會

邑侯蒞任茲土甫下車卽軫念民艱親行履畝徧踏水鄉奉水衝沙壓之文繪圖直上仰體

皇仁爲民請命眞如慈父母之於赤子欲養生之全之而先爲起凋敝疲癯而拯救之撫恤之也越辛亥蠲租令下豁除舒邑不毛地五百餘頃存活瘡痍待斃之姓數

千餘家清累允稱循良上臺急獎其廉幹拯恤實深撫  
字下民共樂其仁恩一時歡騰遍野家祝而戶頌之洵  
哉若醉者之飲醇醪如疾者之服參苓也邑之紳士子  
矜與野之黃童白叟情無可已思與躋堂稱觥僉相慶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惟一世賴之奕世將與有利  
焉其戴德爲何如也此猶自其一端言之也他如未到  
任而預禁安置禁行戶而見錢買辦雜派之陋規而里  
民省額外之費絕票差之下鄉而衙役無需索之擾課  
士子而譽髦振興修學宮而械樸化起褫羨餘而簾幕  
風清嚴保甲而萑苻以靖搜隱地而蠹書弊除清撥補

而豐香之器訟以息以及審編也而冰心可矢折獄也而坦白可告種種善政求之龔黃召杜間不槩見也行將擢異

廟廊爲國家舟楫霖雨之藉敢以治舒邑者爲治天下券敬晉一言以誌不忘云

鐸書序

張象燦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又日月吉讀法蓋言鄉閭之不可無以教之也暨上庠下庠之教設鄉舉里選之制興民間俊秀子弟育之學宮而黨塾讀法之義久不講矣窮簷蔀屋是以順杞柳之性多躍治之行不得不繩

之以刑律束之以桎梏誠所謂不教而殺可憫也我  
皇上天亶神聰性成仁慈念小民犯法多係無知思致治  
之大本貴乎尙德爰頒

上諭睿裁一十六條施行天下此誠

堯舜再見於今而刑措之風可復覩矣燦叨蒙

簡命令茲一方敢不仰體

皇仁奉揚

休命敬約里老集講所講繹

上諭使平舒草野愚夫咸知行孝行弟興仁興讓或於  
聖天子愛民緩刑之至意未必無少助云

章武人文序

德清人

徐

伸

知縣

戊戌之冬余受

命宰平舒簿書唯喏而外藉雪清吟懷槩呵凍竊怪芹藻  
之間無有以片藝餉遺者昔昌黎延接天下士劉叉破  
衣穿履丐食步行賦冰柱雪車曠然相感余縱不敏大  
江以南雞壇諸君子皆不鄙豈一行作吏便閉置室中  
因致其賢者試之得卷若干見有若左尊右彝鳴珂珮  
玉見有若幽篁駭浪徑折峯迴者見有若空潭古鏡瀉  
春照神者見有若白水清風味澹聲希者見有若緱鶴  
華雲凌虛出俗者莫不字挾珠璣句潤金石使閱之者

流連而不能已也遂與諸子訂筆硯交寒暑勿輟而謬以丹黃施以月旦數載以來每執卷翱翔怡然若有所適竟忘其寒暑空庭日荒煙紫也方今

新天子右文崇獎實學諸子有才如此寧久葭葦者他日連鴈鵲起曳蒼玉而掌藉麟臺簪白筆而視草禁府使宇宙翕然望舒之才而向往焉余縱不敢分昌黎功亦庶幾謂能以文章飾吏治而諸子所就又豈僅聲價在郊全之右已哉

章武人文序

劉漢儒

余自歸田來久不談文章事矣會有持冊數葉並赤蹠



至曰此徐明府校士課菽請數言弁其首余曰明府作  
官人也鞅掌之煩尙暇及隄廩生活耶當今膺百里命  
者拮据簿書日坐堂上執梃者躍羽而前逐隊排衙進  
三五老人長跪於庭而訓以木鐸六事能事畢矣乃有  
餘力日萃諸英少而抽黃對白以文章飾吏治耶明府  
故侍御佳公子也童烏預位藉皂囊未竟之業分符吾  
邑飄飄然芳蘭竟體望而知爲仙吏諸務次第修舉卽  
開誠下士舒固僻邑士不無跌跡自甘畫粥問業者然  
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書麓遺譏疥駝滋誚非不學  
也而目迷五色岐路罔適明府丹鉛而甲乙之若紅爐

點雪頓覺位圃積玉非無夜光每問明府退食稍暇吏  
散簾垂卽抽諸卷目閱且酌或遇夸毗者卽拍案大呼  
曰何物得此茁軋語濃筆塗抹墨痕透紙背遂飲一巨  
觴或得一佳者欣欣然持杯飲滿忙索客卿逐字品題  
令見之者不減東華玉篇斷不粉飭模糊如坊間謔浪  
者之所驛也舒人士何幸耶明府不但手眼高人數等  
而五陵豪氣不以進賢冠壓倒琴鶴自隨殆趙清獻一  
流人余曾有句云政暇卽選士花明便著書非譽也且  
嚼蘖飲冰於舒近三載矣指日飛鳥而上

彤庭當以造一邑者造天下余猶得以方外野人執諸生

卷而請益焉

大柱國蓼翁劉老年伯偕老年伯母雙壽序

侍讀學士

黃志遴

嘗讀史至韋長孺與其子元成俱位至丞相范文正爲  
宋名相其子純仁亦晉位台衡未嘗不掩卷豔羨以爲  
天下功勳之大繼述之美未有若斯之盛者倘當世而  
有其人卽太史公所謂爲之執鞭所欣慕焉況復齊眉  
伉儷玉樹森列階庭又不減於鄧氏一藝馮氏四經而  
爲古今所希有者乎如我老年伯蓼翁以名進士起家  
探二酉之藏濬文心之巧海內莫不以繡虎慕之迨歷

諫垣侃侃直言疾風勁草海內又莫不以鳴鳳擬之至  
出而撫蜀冰霜之操勵以持躬膏雨之施普以沐下諸  
如吏治不競者以白簡驅之藪澤叫號者以元甲鎮之  
山林嘉遯之家銷聲匿影者以緇衣聯之美政嘉聲迄  
今猶騰於蜀人之口我朝政治維新人維求舊輦上  
人咸推轂於年伯曰是老成碩輔人望所歸者亟宜舉  
之以紀綱三院彈壓百僚使庶政有所統

聖天子曰俞遂擢御史大夫秉憲中臺焉天下又莫不頤  
然想望其丰采年伯有丈夫子七兩爲邑令皆著循良  
聲次卽年翁公愚先生也年翁復以名進士繼起擢入

瑣闥趨玉筍之班膺夕郎之寵天下安危所係卽歐陽子所欲爲者今歲大比士

天子特命年翁典試閩中閩固海濱鄒魯爲紫陽過化之區固多躍冶之器又得年翁爲之型範爲之陶鑄而使文藝粹然一出於正且一榜之中率皆名流寒素其冰鑑之公明如此今事竣還朝值老年伯老年伯母七袞雙壽之慶門下百十有二人受國士之知者思所以致祝台階以余鄉會試皆忝同籍必能知其淵源請以一言先之余受而唯唯竊見劉之前賢名敷者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經俱成今又繼見之矣從此

晉位揆席平章軍國則所以壽世壽民者又於是乎在  
矣重以年翁左右論思密勿啟沃諸昆從製錦鳴琴以  
廣颺盛治諸孫枝玉立鵲起以光耀家風又何讓於韋  
氏范氏輩父子繼業而爲古今所希有也哉敬製箋言  
以復諸子之請爲老年伯年伯母無疆之壽

誤菴詩序

清苑人官  
內閣學士郭 棻

嘗讀宋名臣言行錄或道詣淵邃或勛代顯融或氣節  
鯁烈而鬚眉咳吐儼可睹聞爲之撫卷三歎曰美矣夫  
文章之足以感人也千年而上乃從一冊數行中得相  
晤對使天地能間人以歲月者不能間人以心神豈非

敘造化之工者乎夫以數百葉以後之翰墨紀述數百  
葉以前之言行猶足動人感歎如此矧當吾世而生又  
同吾里而處者耶同吾里而處而又出同籍仕同朝且  
氣誼孔洽者耶倘屬後死正人君子之言行烏可舉而  
聽諸千百葉以後人之耶顧有其人傳其言未傳後世  
恆以爲憾非其言無可傳無傳之者也昔揚雄作經門  
人侯芭輯之曰後世必有知言者王充作論衡蔡邕藏  
之爲枕中秘書卒賴以傳是皆專家之言也故有待於  
人若夫大人君子或高議雲臺之上或昌言殿陛之間  
如漢董仲舒賈誼唐魏徵陸贄宋韓琦富弼諸君子未

嘗有意立言而崇論鴻議固燦然史冊隻詞片語亦蔚爾藝林則亦何必專家爲也雖然史冊所傳者經濟之言也藝林所傳者藻績之詞也而性情家學不與焉以是知門人之傳究不如文子文孫之克紹其祖若父矣吾鄉平舒大中丞誤菴劉公與其仲君大司寇端敏公皆大人君子也相繼爲名公卿豐功駿績嘉謨嘉猷奚啻董賈諸君子史之有傳斷斷然已獨是兩先生弘長標流郁郁然爲詞壇宗匠生平敷歷中外或出入於白羽紅烽或馳驅於蚕叢鳥道或憂讒畏譏飲冰茹蘗使弁鄙者當之亦唯駟張慘悴已耳奚暇著述吟詠哉而



兩先生則裒然成集已中丞公爾雅多風端敏公敦厚  
有體皆本乎性情止乎禮義故讀其文與詩直爲親炙  
耿光矣中丞公歿端敏公編輯成帙泪爲江左方伯謀  
上棗梨未幾三逆作有志未逮旋拜太常卿俶裝北發  
泊舟彭蠡湖寇奄至一航圖籍旋付逝波斯亦名言之  
一厄也端敏公恆以爲憾後復蒐求舊稿十得七八劄  
劄垂成旋亦作古閱五載長君初心來京師手數卷以  
眎余曰此兩先人之遺集也乞一言以弁之余受而卒  
業喟然歎曰初心詢文子文孫也揚雄王充烏能得此  
哉記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曰手澤存焉耳此爲中

人以下言之也趙括之母謂其子徒讀父書此爲浮薄  
之子言之也初心沈敏有父風矻矻好古窮年不倦非  
不能讀者比抑豈徒讀者儔與余於中丞公有猶子誼  
與端敏公爲同師友誦說而表章之其何敢諉諸數千

百葉以後之人與

康熙甲子  
仲冬下澣

### 南村草堂詩集序

海甯人官  
禮部尚書許汝霖

詩言志非以鈞聲譽也三百篇清廟明堂而外窮巷幽  
棲勞人思婦苟有得於心即可矢於口登諸編簡被諸  
管絃太史陳之侯王採之吾夫子亦嘗刪之若是者何  
哉其志篤故其言傳不必皆位高而望重也自風雅旣

降源委漸歧談詩者或溯魏晉或倣齊梁或尊三唐而宗兩宋元明以來條派尤別要其所崇奉者類皆名公鉅卿之句否則亦必經其賞識而後一倡百和羣且奉爲指南他如鄉陬老學皓首詠歌而敲金戛玉埋沒於流俗人耳目者可勝道哉歲丙戌余駐平舒河濱岑寂子焉寡儔忽一日樓堤王生手其先明經文若所著詩若干問序於予予閱之春容爾雅諷諷可誦三復之餘詎敢謂追踪陶謝比跡王岑駕蘇黃而軼何李要其性情之所得溫厚和平蓋實有足多者近世士大夫幼從章句倖一第始徇時而爛吟詠根柢原未茂也閱數時

稍有所得侈然自豪漸且剖梨棗樹壇坵雄長一時而  
聞風與望影者又或羨其爵位炫其聲名爭相推許爲  
當代宗工其於志之貞邪言之純雜果有合於古作者  
之詩否究未之計也視文岳之所著優劣果何如耶余  
故樂敘之以愧世之耳食而釣聲譽者

義獻堂制義序

韓文綺 三橋

壬午秋余奉 命副黃左田尙書暨恩蘭士侍郎典試  
順天闈中得生卷識論皆卓越過人歎爲異才遂拔以  
冠多士後生來謁知爲積學士也余期生甚厚明年春  
生應禮部試不售余甚惜生之文可遇而不遇焉凡生

應禮部試者屢而卒不獲售每榜發余輒惜之亦遇也夫今年生以謄錄議敘得選浙江湯溪縣知縣將行來見且以其文若干篇乞爲序夫士讀書取科甲務爲有用之文者亦期他日可見之設施也生之爲文亦猶是志也今以一官出爲父母將可設施者固得見之於事小試焉以收其效逮乎大用焉而後以竟其志而余因以觀生之有用也豈特文云乎哉若生之文余固知之所謂異才者也壬午之文今猶傳人口是人又皆知生文者也生行矣亦務爲其有用者以無負生之文也可

劉大中丞崇祀四川名宦祠序

四川  
巡撫羅

森  
紀齋

保治以文靖亂以武古大臣之所建豎於天下者不外  
此二端矣而兼之實難自漢以來稱吏治者首黃霸而  
稱吏才者首張敞然霸由潁川迄揚州政爲天下第一  
及遷京兆以不能靖盜解去而敞居冀州詰奸弭寇前  
後不失名然終不得列於循吏甚矣才德之難兼也余  
觀前蜀撫大中丞劉公有異焉公世居大城起家成進  
士荐登掖垣都憲風節凜然及爲蜀撫居官以惠愛稱  
今豫章方伯爲公冢嗣在昔與予同官晉陽和衷共濟  
復結絲羅之好顧嘗稔知大中丞德業當其在蜀大抵  
清簡寬易山容川納未嘗以時之難易詘其才且在益

七年益之吏民畏懷其德先後不少異雖當叔季搶攘之餘而能開誠布公使中外悅服卽奢蠻竊發邊陲騷動公以雍雍儒雅指麾戎馬間有武侯叔子之風勦撫互用動中機宜更以餘閒發爲詩歌往往聲出金石是霸倣之所不能兼者公以時措之各當其可豈不謂難乎及公旣去而蜀淪兵燹者垂二十年民之出自鋒鏑所存不能什一流離竄徙以至於今然思公之德頌公之仁至感慨流連而不能止也康熙辛亥予膺簡命來撫茲土明年蜀通志成因求公遺事而方策無可考者乃詢之遺老知蜀人戴公雖世殊事異而終始如一日

矣癸丑春將薦饗於黷宮遂因紳士之請晉公於名宦  
而以少牢祀之彰遺愛也自藩臬以下皆從予駿奔高  
山仰止之思固將永垂於勿替矣都人士復播之詠歌  
以紀其盛乃彙而梓之時賴守萬文麟將之其官使爲  
贊於大方伯而予復爲之序夫大中丞綏靖之猷炳耀  
千禩惜乎遭逢末世未能究其施設然仁人有後天固  
將大啟其肩以成不世之功況今 聖人在寓不次用  
賢而大方伯屏藩異績爲督撫兩臺首薦固已名鐫  
丹扆其被寵命而秉節鉞將旦晚間以繼中丞未竟之  
緒使人人爭羨劉氏傳經不但漢時之有向歆已也昔



胡質胡威父子並有聲譽朝廷詢之卿清何如父對曰  
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威固不居勝父之名然  
清忠世濟人莫得而軒輊之今大中丞留惠愛於蜀者  
如此而大方伯樹鴻駿於豫者如彼

聖天子手中丞之印以需其人如大方伯者一朝召見

宣室問公家世則伯虎之對當不能專美於前矣請以

斯言張之坐隅以爲左券

康熙十二年仲春穀旦

端敏劉公崇祀名宦祠序

兵部尚書安世鼎鑄九

端敏劉公之藩茲江國也仁恩覃洽奕世載德今上

嘉迺丕績晉秩司寇公既去士民歌思弗諼逮其歿而

俎豆於學宮之名宦祠是豈江人之私我公哉先是江  
右饑公請蠲租發粟不待報可全活數十萬衆三孽難  
作震及江邦賊號白首所在蠶起撫軍董公慮戍兵單  
弱不足恃疏請禁旅嚴扃鑰以戒不虞城中士女驚沸  
欲外徙不得號聲動天地公力請弛門禁縱出入勿問  
衆乃定營糧給稍踰期黠卒計乘釁脫巾以噪主帥公  
立措月餉申大義諭以禍福卒無一敢譁者洎親王  
大將軍躬統八旗介士駐章門秣騎供軍之具費給無  
算公持籌裕應士馬飽騰而閭閻不擾至其潔已率屬  
造士愛人諸善政固不勝書也夫士大夫優游平居而

言職業循分易稱耳當倥偬危疑災變頻仍之際庸流束手坐困而才者或至於激而僨事非識畧嫻敏誠信素孚舉動適機宜行事協人意其何以安上全下而銷難未萌時棘晏如哉由是言之公之有造於江右大矣其去而歌思歿而尸祝也固宜召伯巡行南國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至愛其樹而不忍拜羊叔子澤在襄陽過者望峴山片石而爲之墮淚子產衆人之母也鄭爲興誰嗣之歌武侯治蜀蜀人立祠祀之至今不衰以今觀江人之於公謂古今人不相及者誰耶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

則祀之而公兼焉予故於江人之請祀公也既奉主列  
廟庶以志公德感人之深與江人戴德之厚而奉檄修  
通志又以功名載祀典恭呈 睿覽用慰

聖天子慎簡方伯以無負承流宣化之至意茲江右人士  
刊舉祀之始末屬不佞弁言以揚挖其萬一予益念昔  
者申伯蕃四國仲山甫賦政於外其僚友吉甫作詩以  
送之聖人爲錄崧高烝民之什登歌太雅以見古昔僚  
友志同道合相與光輔主德愛養民生者若此其至也  
方公乘藩予適同江臬既幸得依下風講寅好後予遷  
長沙癸丑同入 覲又幸親公色笑比予奉撫江之

命雖不及追隨其事而藉公遺教稔公治狀竊附僚友  
之誼故樂書之以誌嚮慕無已之私亦欲俾後之屏藩  
列服者讀是編而有感也云爾

康熙二十五年  
夏季穀旦

### 重修大城縣志序

知縣張象燦

古者天子東岱南衡西華北恆歲一巡行左个立庭燎  
設句臚傳太史陳詩司市納賈瞽工獻頌而又於歲時  
遣輶軒之使採十五國之風周禮大行人掌輯四方之  
事茲何爲者也誌民俗也備稽考也凡以宣上德達下  
情也誌之書於是乎著省志列則王會圖矣習尙之貞  
淫人情之競練土物之貴賤山川之險易無一不備載

之爲 當宁獻因土制貢由是觀風設教由是省災恤  
苦由是以至拔奇才徵書史罔不由是焉故志之作非  
徒竹書紀年齊諧志異也原以助

聖天子宣猷布化愷悌宜民之盛事也省志之外必有縣  
志政以窮山深谷遐陬僻壤情無不達而澤罔不逮也  
大城古平舒地隸京兆屬燦蒞茲土者五易草木是歲  
癸丑 清問下頒奉修志檄燦以西秦豎儒謏劣寡聞  
內無錦腸外無彩筆典茲重任如蚊負山舌縮不下者  
久之迺取舊志謀諸邑人士筆削增刪以副 上命居  
無何邑縉紳名流起而曰茲志也修於故明萬曆癸未

邑令狄公所訂証而成帙者也時移代更經數十年矣  
國朝龍飛甲辰邑縉紳大中丞劉公慨然起重修盛  
舉囑其郎君方伯公公愚州牧緇箬公暨邑紳司李炤  
千王公爲之操觚縣令徐公董輯成編中丞劉公記之  
將登劄劄中丞公長逝炤千王公亦故矣有藁藏之縣  
庫盍取而檢閱之發函展披敘述琳琅如貫珠璣堪媿  
董狐筆也但自甲辰至今又經十載再徵邑人士細加  
採訪續詳增補登之梨棗令彈丸之風土人物得以上  
達宸陛行見聖恩漸訖教澤廣被大邑雖蕞爾也  
農歌畎畝婦慶蠶桑秀士甄拔黠賈盈寧後世父老子

弟咸鼓腹而歌曰吾邑昔有邑侯張姓者曾修縣志以  
終成大中丞劉公父子並炤于王公邑令徐公之美意  
俾民情獲以達而

皇恩旋以下暨如此也燦不負幼學志矣盥手謹序

王氏家譜序

侍講學士  
李 鏗

吾淮數困於水治之者昉于紫垣靳中丞紫垣驅天下  
策士用之於治河又次其殿最上聞 朝廷於是四方  
豪傑思建尺寸以顯當世者靡不星馳雲驟而爭集於  
淮僕時里居嘖嘖人才之盛竊計必有抱負非常藏器  
待時者錯處其間物色久之始得原任安定尹王君允



大興其令子千齡時王君方發軔河工而千齡則囊穎未露然僕私謂他日著績河防卓有表建者斷屬王君父子嗣是僕以職事匏繫京邸得覩河憲報政之書則王君父子首得署名深喜僕能知王君父子而又喜王君果不虛僕之知也繼聞王君捐館舍而千齡筮仕未久亦罷職家居不禁喟然歎興王君勳名爛熳一時獨是千齡負絕塵之才顧乃跼伏櫪下未得驥首皇途猿臂不侯大堪附髀安所得見千齡而一慰勞之值

皇上四十二年乘輿南幸閱視河工僕扈從行在得以便展邱隴足甫及里門而千齡已肅衣冠相迓再拜捧其

所訂家譜而囑序於僕僕繙閱既竟不覺爽然自失蓋千齡族於燕而官於淮僕族於淮而官於燕桑梓恭敬宜有同心乃千齡克竣是譜而僕之家乘尙缺有間相對之下能無滋愧乎哉僕于是譜識千齡爲孝子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千齡其強起僕將拭目望之

讀易錄序

滄州人 鍾蓮

平舒呂尙猶先生諱仕發名下士也與予居相距百里雖知名未晤而神契者幾三十載歲癸卯遇於京邸皆大喜如出意外先生品極魁梧體度靜穆道氣盎然及聆其言論淵淵乎不可測也久之出其易注示余余繙

閱再四不覺擊節曰弟不深於易而關注易者已夥大都非支離穿鑿卽附會影響求如此之字字踏實句句軒朗得未曾有此不惟寢食於易非終身性命於易者不能也益歎惋曰以兄之學何往不濟而皓首窮經成茲絕業豈非天欲繼往開來姑老其才使之嘉惠後學於無窮乎酒酣耳熱道其生平遊歷登泰華臨江漢當代名公無不把臂入林者爲文以養氣爲主叩其所讀經史秦漢古文及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不貫徹是真無愧於儒宗矣後生小子惜未之親炙者多耳閱二載聞其卒欲往哭之而未果適其嗣季通以易注來求敘余

不深於易爲重知己之感追述其大畧如此嗚呼鍾子  
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兄旣長往天下孰爲知音者  
乎臨楮之際不禁愴然涕下也

嘉慶  
甲子

十笏草堂詩集序

邑人

宋紹濂

鑑塘

士有遇愈阨而志愈確者其所成就往往迥出於常人  
何則天地菁華之氣其磅礴而鬱積者未嘗經以示人  
也其寶之也至故其蓄之也久其蓄之也久故其發之  
也光精金美玉豫樟百尺之材不足以當之也惟人之  
能立志者不牽於聲華不誘於勢利而獨能以此心之  
靈與天地萬物盈虛而消息者相爲終始雖不得見諸

事業猶將以其鬱勃之氣發而爲文詞噫今之所謂文  
詞者吾見之矣不求之性情之際而求之聲色之間幸  
而成名詡詡焉自以爲得而不知其中無有也試觀古  
豪傑之士其讀書也不知有名其行已也不知有利其  
修詞也不知有人之見存而深於所好篤於所嗜雖極  
之流離顛沛而不易其操故其發爲文詞者鏗然而有  
聲黝然而有光約之而有益於身心擴之而有關於家  
國此李杜文章所以獨高千古也吾友王子翹南少負  
不羈之才而襲其家學一中副車幡然自悔遂肆力於  
經子史間繼而摘其英華挹其精粹作爲古近歌詞雖

家無擔石而若富若貴若人世之所謂功名者視之泊如也余嘗披而讀之其困阨之詞恆不概見淪淪乎皆孝友之言先有關於詩教者也此其遇爲何如而其志又何如哉近又有延陵右還之慘余懼其改此度也往而唁之及觀其近作又復嚴於自責絕無怨尤之意介其間其殆騷人中之君子者乎然後知天之所以困阨之適所以玉成之也故書此以爲有志者勸

咸豐七年  
端陽次日

七家詩輯註彙鈔序

明經  
任聯第  
邑人

作詩難註詩尤難詩至試帖猶難之易也然作者之詩每拈一題必經營慘淡融會貫通一詩無負一題而後

已其用事也亦迥異生吞活剝堆砌塗澤者之所爲故其閒有正用者有借用者有明用者有暗用者有熟事而用之生新者有僻語而用之無迹者更有合數事而用之以連類比附者是非註詩者之意匠與作詩者之意匠融會貫通經營慘淡固未易精詳明確令人一讀一擊節也夫一詩而一字一句未得其解則全首爲之不貫詩雖佳讀詩者之意興爲之索然時有能厯厯指其出處且莫不精詳融洽者爲之註豈非讀者之大快事哉我朝試帖著爲

功令學者童而習之自鄉會試以至詞館諸公莫不潛心

致力於此是以名流輩出遠邁前人近有張君玉田七家詩之刻其評選精當允無遺憾然七家中惟檀華館別有試帖彙鈔其輯註之精詳直與庚辰集同其博洽而六家缺焉讀者每以爲恨王子馨山天才挺秀夙工吟咏隨手取諸家詩沈吟探索詳加註釋一字必求其精詳一意必求其融洽雅意搜羅精心採擇積數年之久始克告成余與馨山諸昆爲莫逆交馨山以余馬齒稍長兄事余年來鴻各東西未得促膝快談一傾肺腑近見此書披閱再四不料殫精研思一至於此詩至試帖固猶難之易也而是書之詳盡精確又不啻難之難



矣他日公諸同好嘉惠士林豈淺鮮哉是爲序

孝友堂詩集序

邑人 王植枏 翹南

嗚呼此亡友鑑塘之詩也夫鑑塘豈沾沾以詩人自命者哉予固自附於知鑑塘之人者又何必沾沾焉序其詩然鑑塘之詩鑑塘之人爲之也予烏能已於詞鑑塘一生經闢漢蕪理探宋窟孜孜者雖未見其止然爲政在家庭孝友之稱無遠邇如出一口也故與之論學則朱陸之異判若淄澠與之論詩則今古兼收不分門戶其所歎賞者大抵在牝牡驪黃之外其所自爲者無非寫鳶飛魚躍之天蓋於詩不多作而最喜論詩其寄興

然也嘗把酒謂予曰曰翹南詩雖不乏知音然首屈一指舍鑑塘其誰與歸故敘予十笏草堂詩所以矜寵而期待之者至深且遠當其下筆時予曾阻之曰何不更待我於三十年後以觀其稍有進益耶君笑曰此興不可遏吾其以序待詩矣嗚呼孰知昔之阻莫能阻者君實有待不及待者耶悲何如矣君嘗自品其詩曰只此一付癡性情故有觸斯鳴安知工拙稱心而出無意規撫雖君之自謙云爾要其詩才之敏捷實有肖乎其人者猶憶丙辰春與君飲朱栢岩家客或談某公殉城事君興酣落筆洋洋千餘言投筆復酌一座皆驚蓋以忠

孝之性情書忠孝之事迹自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  
不得不止今此詩不載集中知君之隨手應付散失者  
已多矣新正廿七日子哭君於其第君猶子一山奉遺  
集而泣曰先叔有遺言文付某某詩付翹南也嗚呼豈  
非一付癡性情至死不汨哉顧安得讀君詩者皆賞識  
於牝牡驪黃之外而相遇於鳶飛魚躍之天也

同治癸亥上巳

前一日

讀史錄序

賀爾昌

武強人

春秋而下有諸史史者所以明古人之是非而定後人  
之法式者也後世競尙詞華相與談班說范而恆置崇

黜之義於不顧豈修史之意哉媼伯鄧以清先生少有  
儁才目下十行書以親老不樂奔走科場間而精勤好  
學凡得於書者必思見諸行事置義塾廣置書籍爲育  
英材計凡四部所有大畧皆備常擁數萬卷浸淫其中  
讀史錄一編其隨筆所擇也是年爾昌主講大城書院  
得常聆教先生家一日見此編案頭繙而讀之使人或  
忻然而羨或凜然而畏忠孝之心油然而生不覺驚歎  
曰盍付之梨棗以公諸世乎先生曰是吾將遺之子孫  
者耳嗚呼以是遺子孫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世之智者  
且將謂先生迂夫世之智者以通顯之爵萬金之產享

之於身遺之於子孫自以爲得計不知富貴而不學驕奢之氣釀而爲災豈若是編明古人之是非定後人之法式足以爲子孫讀書成德之助者其所遺爲大而遠哉故不揣不文謹弁數言卷首以爲序

四箴堂文稿序

河間人翰  
林院編修許業香

大城任杏田先生余老友也其盛年角逐名場每試必冠軍文名藉藉動一時從學之士四方負笈而來者戶外屢恆滿余自諸生時耳其名心竊儀之顧未得識其人也同治丙寅大城創建鳳臺書院成不遠百餘里延余來主講時先生年已七十矣一見傾心若有夙契每

課士之期先生必一來來則挑燈共話把酒論文更漏  
向盡娓娓無倦色顧猶未讀其文也丁卯冬余將解館  
先生始以文稿見示余攜歸讀之見其理眞法密格正  
辭純可以發明聖學羽翼程朱置之國初諸老集中殆  
不可辨諸小題尤能自出手眼異想天開蓋先生於此  
事研窮日久固無體不備無法不精洵足爲制藝之準  
繩開後學之智慧也同人屢勸付梓以公當世先生每  
以棘闈屢躓若未敢自信者堅辭之夫人生窮達有命  
遊先生之門得其一體則聯翩直上翔步青雲者指不  
勝屈而顧以賞音未遇遂謂高山流水之不可復彈也

豈通論哉抑又聞之文藝末也德行本也先生筆耕爲業家無儋石而輕財好施遇困必濟見義必爲任怨任勞晷期不倦使其得遇於時其建樹正未可量奚僅文藝云乎哉卽以文論亦先生至性誠懇感人最深故發而爲文莫不親切有味是仍德行之流露也文藝云乎哉余與先生相見恨晚相知最深讀其文益重其人爰誌其顛末於卷首至先生之文之必傳譬如珠光劍氣爲有目所共賞初不俟余言之贅也

同治戊辰

三十二蘭亭室詩序

陳 澧

劉樹君方伯以所著詩八卷屬澧爲序澧讀之而月乃

言曰是才人循吏合而爲一者矣集中詩若下第無題  
數十首風華豔發義歸比興才人之筆也卮言七章勸  
民十章訓誡明切意存忠厚循吏之心也其餘構思運  
筆或出以和暢或出以沈鬱或出以靜逸或出以奇矯  
則又不名一家而各擅其勝焉若夫誦其詩按其出處  
尤可以見其性情蓋自以拔萃科屢躋京兆試屈就廣  
文而後登甲第入詞垣升侍從出爲郡守故其始多窮  
愁之語及躋榮顯而意境猶復澄澹至出守惠州爲坡  
公吟詠之地政事之暇詩興勃然不可遏一題詠一唱  
和皆性情所流露其爲才人爲循吏讀者當自得之方



伯自定此集名曰詩存蓋所刪已多而方伯猶曰當再刪之貴精不貴多也澧謂斯言誠是也然此八卷後未刻之詩當後不少宜續刻之以示同好方伯議刪而澧則欲議增也

大城縣志舊跋

易水張宏文訓導

昔韓宣子如魯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魯志也而國治賴之志其可以或廢哉天順間勅輔臣及翰院纂修一統志郡縣各得爲志以備考鑒其有見於此也夫然志不易作也必才足以泛應學足以參稽識足以裁決而後可以與此大城古多兵燹史氏散逸固

矣景運二百年於茲邑猶未志雖稱畿輔善地而文物弗彰與蓬里何異昔樂安趙侯欲修之未果關中忽侯殫心諮輯因陟部亟行草其略而未備迨萬厯辛巳冬十一月溧陽狄侯蒞任卽以邑志厘念初政倥傯未之逮也越明年紀綱振舉威惠布宣事簡訟希綽有餘力迺命學諭劉君遵司校正暨宏文司採拾文承命惟謹遠稽近討廣搜旁詢凡得之見聞者雖殘碑片言弗敢遺漏悉以就正於侯惟侯總其成而裁之商確古今上下議論挈綱有八各弁以引而其目四十有三上而天文明矣下而地利察矣中而人文煥物采章矣錯綜有

序劑量適宜核而不靡直而不激不爲禁革所滯不爲浮言所搖擷華揆藻吐徵咀商煌煌乎詞之雄深而雅健也追麟筆而邁班馬可謂一邑之良乘矣非材之優學之博識之決而能若是乎往轍悉備鑒視具昭嗣是垂之萬年上有所司以善其治下有所感以善其俗豈小補哉所謂百世爲治信夫侯將捐俸鉞梓囑文爲末序文以喈鳴之側必不擇凡鳥聲也乃齋沐而爲之跋

思補堂座右銘

李翼鵬

寸陰甚惜分光可愛古聖賢憂勤政治者若此而學者亦然凡理事如理亂絲不得頭緒則忙忙然勞而罔功

得其頭緒綽綽如逸而有效如讀書之循序漸進次第  
畢舉不可躐等讀書有章程功課法也爲政亦編號詳  
明提綱振紀不容紊亂不容廢弛又無一而非法也是  
以三載考績以嚴殿最而曰貪曰酷罪在不赦次而浮  
躁不謹次而罷輒無爲闒茸廢事皆不能免可不兢兢  
與况從來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也而可  
爲毋爲古人歔歔咨嗟於其間而欲求廉能於今日益  
憂憂乎其難之雖然不可不以廉自勵以能自勉也

引

募修城工引

徐伸

蓋間易稱設險詩戒徹桑言備禦之宜周也矧茲探丸折柳方挺險如驚乎平舒邑坦雉堞岌岌將圯及今不圖爲費鉅爲力彌艱矣晉陽之壘不新雖志絕繭絲無益莒陋之譏未免奈技非神走若何竊謂衆則易興事如有待居官者籠鶴攜琴未知明年何處世守者室廬墟墓其將累葉安之但奉

宸汗屢頒凡繕城議費不得濫派里民報官功以荷畚鍤應不辭也竭脂血而委泥沙姑舍是乎所幸通邑紳士共輸戶牖之謀毋類道旁之築合羣策糾羣力庶幾祝大邑之維藩邑中哲澤中黔俾無徒騷首於城闕竚看

桃笑鶯嬌不羨蜀稱錦壘此際風和日永應知春滿大  
城

祭文

癸丑仲春祈雨文

張象燦

民以食爲天日不再食則飢食出於穀穀生於土土燥  
則苗稿必資乎霖霖之澤滂沱之潤三十雨古所以頌  
也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大旱望雨民之  
情也有望月離畢而知雨者有望蟻鬧堤而知雨者有  
望商羊舞而知雨者有望鳩鳥喚而知雨者望之不得  
雨則祈之老農祈雨祈命也司民命者可不知所以祈

乎維茲大城地近海瀕鹹薄多荒非沃壤之上田堪數

月之亢暘赤野如焚種稔乏植

燦

代罪於茲四載有餘

或政之不職干天和與或刑之不當觸神怒與官多愆

當罰其身才多庸宜譴其過小民何堪罹此魃虐謹蠲

日以上告敢齋戒而肅求惟爾本縣城隍之神實司一

方禍福之柄伏祈精鑒

燦

虔轉達帝天風伯雨師巽坎

時濟雖甘霖實沛於上帝蟻軀蝸管豈遂可以邀帝祐

以私漑此一方但居恆占測亦曾有百里不同之陰晴

朶雲纖霰霽霰時刻亦可以揅燠蕪而勝抱甕之勞也

萬萬矣

燦

亦不敢效方術徵異士如闕里泥牛神龍咒

鉢干牧羊於洞庭冀驄馬之瓶灑驗朱鷺之浮黑豬之渡而假日禱之力己之功也祇竭愚誠求神靈以少息天譴暫抹此方之窮黎而已如齋壇七日而不應足徵人孽之罪之重大神怒之難回亦惟伏聽其赫靈之徐息不敢強求而褻瀆者也

王太淑人諭祭文

維萬曆十三年歲次乙酉十月丁卯朔越祭日癸巳

皇帝遣順天府治中劉維城 諭祭原任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松繼母封太淑人文曰維爾紹徽鍾美克承嗣賢爲國憲



臣保釐東土敷功屢捷勞績宏多眷惟母儀膺茲顯號  
方期祿養胡遽長終爰賁新封特頒全典爾靈不昧尙  
克欽承

諭祭故保康縣知縣薛溥文

維順治年月日

皇帝遣順天府府尹 諭祭故保康縣知縣今贈湖廣按  
察司僉事薛溥之靈曰爾試幸隕邑寄命百里勤宣撫  
字實藉吉人不意賊鋒狂逞致陷隕城爾克篤忠貞仗  
節死難深用憫悼特賜祭一壇造墳安葬爾如不昧尙  
其歆茲

諭祭劉漢儒文

維康熙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皇帝遣順天府府尹甘文焜 諭祭故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漢儒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劉漢儒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奄然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靈如不爽尙其來歆

諭祭刑部尙書劉樾碑

維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九日

皇帝遣順天府府尹宋文運 諭祭原任刑部尙書諡端

敏劉樾之靈曰朕惟生勤職守者臣子靖共之誼歿被  
褒榮者 朝廷追卹之經眷言良彥之云殂豈靳寵章  
之式賁爾劉樾持躬謹恪秉質端凝廉隅存儒者之風  
鄉里著善人之譽自省垣而懷建白由觀察而任旬宣  
敷歷有年小心益勵朕嘉乃成績特晉奉常嗣正廷平  
擢貳憲長旋簡銓衡之佐遂總弼教之司旬月屢遷方  
冀才猷之大展纏綿一病何意藥石之難痊纔返邱園  
遽歸泉壤奄然長逝軫切朕懷咨命易名祭葬如禮於  
戲爵列崇班名彰錫命洵登三事荷不次之隆恩夙示  
庶僚備歿身之厚卹靈如不昧尙克歆承

詩

憲副傅公居於邊塞已十餘載矣清廉勤政德行貞

純人咸悅服今以代回長安因來別予聯成俚語

五十六字以贈其行云

朱毓德

臺憲居官已老成督糧瓜代別邊城襟懷磊落多奇政  
德行貞純播令名月白沙乾催去馬霜寒風急振回旌  
想應歸到長安日撚指行看舊歲更

安化王  
府圖書

劉貞母蔡氏節壽詩

蒲坂羅重光繩之

悠悠今古世人紀誰肇張於皇聖作極崛起定三綱掀  
揭橫宇宙四海截一匡遵遊循聖域悖者蹈愚狂噫嘻

有賢母壯哉壯士行夫君溘朝露誓志堅冰霜事姑盡  
婦職寒暑豈自違和熊遣家督斷機有義方茹茶幾十  
載庭滋蘭桂芳繁祉膺天祐奕世鳳麟祥熙朝右節義  
羨母扶綱常璽書螭砌下溫綸頒上方彤管傳信史珥  
筆聲琳琅區區下俚歌聊藉頌周姜

前題

古鄆 趙體仁

灼灼桃與李爲芳曾幾時挺然耐歲寒維彼松柏姿丈  
夫多柔腸貞婺良足師我於劉氏母起敬復含悲朱顏  
稱未亡矢志永不移堂上白髮姑堂下黃口兒子職婦  
爲代父教母兼持一身萃百責茹茶甘若飴事姑竟得

歡撫兒克紹箕柏舟節比烈下宮義並奇綱常白日月  
衷曲蒼穹知有詔崇褒美綽楔命所司春秋屆七袞華  
袞耀其楣紫霞進未央香名千禩垂秉彝人所同爰附

酌者詞

印日四明  
節義之後

前題

周如磐

商飈結晦深朔照開陽薄有鳳將羽化青桐盡寒落桐  
下何所有母衰雛更弱不能飽竹實飲啄如凡雀鸞迫  
故哀鳴鳳死丹山削不如死其鸞母雛猶可託願言爲  
鳳死絕粒以從諾空懷絕粒心鵬至鳳罹虐子鸞如之  
何乃與鳳相約尾脩所不憚口瘡所不卻爾母及爾雛

卯翼庶無錯將茶七十年羽儀整以綽上帝昨聞之嘉  
以風烏鵲

前題

趙天宿

聞道咸陽儒俠郎青年二十歸北邙有婦痛切摧肝腸  
號天絕粒水不嘗生無天兮死何傷願追黃泉雙鴛鴦  
苦爲遺孤啼其旁持心鐵石守綱常悲哉節烈凜冰霜  
皎皎貞如日月光蘭臺烏府奏明堂鳳詔龍旌重表揚  
四海深傳姓字香維風雅操聲譽長仰看松柏共蒼蒼  
萬禩千秋壽未央

前題

邱士毅

砥節原非易立孤良獨難悲來雙淚竭老去寸心殫帝  
里風聲樹人寰壺雅端清芬延世遠繞砌秀芝蘭

劉貞母白首抱節會其嗣允霞君拜官嵯幕上其狀  
得沐旌門之詔詩以贈之

灼灼清光拂緩香爲榮不讓漢平陽陳情祇覺春暉重  
馳寵親承天語章素節堅持昭日月白頭眞足傲冰霜  
已知燕趙多奇士况復高風在北堂

前題

吳啟瑞

逾稀節義凜秋霜閭里喧傳姓字香課子遺規師孟母  
奉姑純孝媿共姜鎔成金石爲心膽力挽銀河濯肺腸



已喜丹書旌苦志還看牙笏滿雕牀

前題

米萬鍾

雲開星燦瑞光新正映冰清玉潔身令緒已成熊膽志  
皇天應鑒柏舟辛適當桃實三千歲況值萱芳七十春  
自是慈顏老天地貞風誰不羨斯人

尙父祠

靜海人元默

遁世嘗懷濟世心非貪芳餌羨登臨傍溪鷗鷺頻來往  
夾岸菰蘆任淺深自有丹書陳帝座何妨澤畔寄行吟  
時人那識傳留意話作漁翁直到今

尙父祠

浙江歸安人茅元儀止生

不羨興周略羨天多與年如君容亦有泯泯釣臺前

曲阜謁聖廟

李松

仰聖心殊切今朝願始酬宮牆高萬仞洙泗滙羣流嘉  
樹形如蓋清風夏已秋停驂聊憩息西北暮雲浮

踰塞

撫遼時作

亂山高下路西東霜醉寒林倚壁紅歇馬獨懷南渡事

沈吟松竹撼秋風

岳忠武有半山松竹撼秋風之句

國朝

再示榷兒

劉漢儒 蓼生

記爾行時暑氣消於今秋色又蕭蕭夕郎署迴連前殿

午夜鐘迴侍早朝批勅敢言臣子分闕門已荷 聖恩  
饒應知饑溺原由已肯使蜚鴻歎寂寥

贈邑宰徐鶚廷

使君談似雪念念在民生塵滿萊蕪甌琴清單父聲犀  
然水惟避簾捲露華清步禱隨甘雨絃歌徧武城

固是調元手河陽暫曳裾勞民嘗告夜問俗每停車政  
暇遴佳士花明著異書庭中無別物琴鶴伴懸魚

送馬舜璣赴蜀時乃翁在座卽席贈之

誰謂蠶叢險風流眼底收青萍開劍閣白雪醉鷄裘雲  
起巫山雨霜寒灩澦洲高堂應燕喜清夢繞梁州

勿作鄉關夢惟勤民瘼思草萊須早闢撫字在周飢乘  
暇宜調鶴登高便賦詩青蒲一片地留待與君期

柅槽兩兒同時得選燈下勉之

兩兩銅符發建章臣心似水拜 君王褰帷遙望紅雲  
近行部爭看墨綬香郡是股肱雄二岳念存撫字盼羣  
蒼殷勤囑咐臨民日莫負燈前訓義方

櫪兒爲河東副使家人回言地方經變後瘡痍未復  
甚至鬻馬供食其苦操可喜也因隨筆勉之以成

厥志

平陽古雄郡觜參分地軸中條產雲根姑射神人屋太

行千仞高脈衍崑崙窟宦遊昔多賢烈烈光簡牘汝豈  
厭承明 帝念瘡痍哭仗策度井陘豺狼盡蹲踞榴花  
襯車茵夾岸森松竹問俗洽豚魚下車禮賢族灑然清  
風生陽春回黍谷午夜起焚香推心置人腹嘗笑肉食  
鄙肯自慚天祿宰官菩提心浮名奚逐逐

春日餞李弱水年兄南行

劉 棐

草色半江干君行春正寒鶯花愁祖帳風雨戀離鞍但  
得煙波靜何時道路難他鄉無故友且自勉加餐

壬子夏日有星都潯陽賑饑之役力疾鼓棹過鄱陽

湖阻風停泊因賦

欲果饑黎腹惟憂短棹遲煙雲連旦夕風雨破衣帷湖  
面飛沙白廬巔湧浪危瘡痍猶未起此際更堪悲

病骨無聊賴寧能拂石尤繪圖堪痛哭借箸愧前籌水  
濶常迷路風狂數易舟心旌揮不定浩浩逐波浮

夜況

劉性

漂泊京華欲浪遊無端又過北山頭雲深易促千家夕  
風急長餘萬樹秋流水少於征客淚寒更多似故園籌  
夢魂不識歸來遠仍到平舒明月樓

送郭縣尉赴開縣任

河防三載固全甌名在循良第一籌墨綬擢遷鸞鳥舍

驪駒行繞稻花秋  
舒人泣送西門豹  
開邑歡迎郭細侯  
路出荆南逢北雁  
知君回首仲宣樓

端敏劉公崇祀學宮詩

高陽人  
大學士李 蔚

嗟公歿已久  
父老仍見思  
緜緜君子澤  
直道徵於茲  
祭社鄉先生  
勤事有前規  
庚桑居畏壘  
流風存祝尸  
一從月旦廢  
日見人情離  
稱詡俎豆間  
幾人無愧詞  
惟公足當此  
侑享崇頰池  
况復世濟美  
家傳忠孝基  
憶昔與公友  
投分如埴簔  
遙瞻慟宿草  
梁月見須眉  
何時擷蘋藻  
升堂一薦之  
九原不可作  
與歸吾其誰

同前

王鶴緒

甲第聯翩起聲華奕世昌 九重親簡擢一德慶明良  
運肇龍飛日名題雁塔彰早登青瑣闥日侍 御爐香  
鷓鴣分班列風霆藉激揚承宣虞四岳陳臬漢三章敷  
歷兼中外巡行攬四方北門資鎖鑰南國倚金湯治績  
孚遐邇勳猷著廟廊容臺觀禮樂銓序肅官常秩自秋  
卿峻恩知 帝眷長元功垂竹帛廟祀永蒸嘗淚墮羊  
公碣民歌召伯棠從今瞻俎豆億禩莫教忘

九日奎樓宴集晚歸一石齋尋菊

用少陵老去悲秋韻

邑人明經王延名 文岳

筵闕樓頭禮法寬相將此地一尋歡應知徑滑還攜杖



豫想風高不著冠家釀太濃嫌量窄客衣未備駭秋寒  
晚來共問陶齋菊細雨孤燈幾度看

花馬行

有序

山東諸城人進士

孫洙

余任大城時畜花馬一匹性馴善走緩急由人乘  
之四五年矣調盧龍復攜之去罷官之日共有馬  
十六匹力不能養將盡散之前一夕花馬忽不食  
死余感而埋之作花馬行

嗚呼我馬真雄傑紫花如雲白如雪頻年京國逐緇塵  
萬里相隨汗流血官去囊空不自存雲從霧散更休論  
羣空未負馳驅力食盡偏知豢養恩不同凡馬遭人售

生爲君騎死君廐青山埋骨無人知千金何處還重購

官清民自安歌

邑人明經呂仕發

乾隆七年秋大水兩江蕩蕩洪波起田園漂沒廬舍湮  
萬姓嗷嗷皆待死督撫繪圖上 九閩計口大小發倉  
米吁嗟乎好生之德與天齊浩蕩之恩與水比沈溺之  
民與魚同貪汚之吏與獺似天高水深獺縱橫轍涸水  
枯魚已矣太和縣裏父母官實力奉行賑濟寬比戶無  
飢亦無寒道路相逢盡喜歡君不見家家歲首之門闌  
大書官清民自安

太公釣臺

自黔中  
回作

乾坤一釣叟勝迹有荒臺滄海東臨澗神京北望開浮  
生任飄蕩故里暫徘徊遠祖垂綸地空悲白髮催

寄懷李炳也

邑人劉端

故人一別阻瀟湘惆悵南飛雁幾行書到莫驚無一字  
三千里外九迴腸

哭琢峯舅氏

舅氏劉公諱瑋

邑人薛覲上伯庸

自從奉簡赴秦川花縣鳴琴近十年正望飛鳧金闕下  
報罷將來京師忽傳作記玉樓前陶潛未遂歸三徑劉寵何曾  
選一錢賸有孤魂還舊土二千里外路緜緜

訓子詩

邑人王心一誠齋

舉步看荆棘居身避虎狼事求心坦白名任世雌黃畫  
虎宜先戒亡羊合早防勉旃期汝輩此器自難量

太公廟懷古

邑人 王滌源 蓮舫

釣叟臨流處行旌偶一過荒村新殿宇東海舊山河罷  
獵龍影少登臺枳棘多可憐車載日君髮已皤皤

遊紫竹禪林

邑人 劉椿林 仙圃  
庠生

磬聲敲破一林秋繞刹清泉漚漚流紫竹叢邊逢老衲  
碧蓮花外對浮鷗

辭甯津教諭作

邑人 道光 戊子舉人 劉 煦 春甫

微榮豈不戀胡爲甘田園寸草亦有心長願依壽萱讀

書已週甲鈍拙恥攀援  
捧檄雖云喜循陔夙所敦  
伊昔文定公成都學事繁  
以親辭不就至行軒乾坤詎敢希  
高躅心安卽道存淡泊寓高遠  
欣喜供晨昏長祝華黍  
豐勸孝答 君恩

子牙道中

臨流高閣與雲齊  
楊柳環青接大堤  
帆影平分風上下  
人聲祇隔渡東西  
紛飛絮雪迷鴻爪  
寥落萍蹤逐馬蹄  
我欲釣臺尋古蹟  
茫茫何路向磻溪

甯津學署送長孫鍾英歸里

微官戀棧惜吾衰  
送汝明朝歸去來  
處世惟和能毓德

論文非細不爲才每書尺牘生鄉思好惜分陰慰老懷  
莫畏清貧寒徹骨梅花長冠百花開

喜七弟桂自青邑夜歸

時粵逆自滄州趨天津

邑人

王植枏

喚船音似汝兄弟互驚疑覲面愁無日還家竟此時平  
安差已幸憔悴不須悲盡室挑燈問都忘數米炊

鄰邑馳豺虎吾鄉漸可知客歸身似葉世亂命如絲鬱  
鬱眞王氣蕭蕭大將旗吾儕凝望眼終見太平時

李孝子行

吾聞大孝格神祇李氏有子人不知終身不解有他慕

行年七十無萊妻弟勤畊作已侍母晚年忽抱鵠原悲  
弟婦攜兒適他族孝子歸來雙淚垂思之不見出門去  
伺兒他出負兒歸負兒泣向慈母說母有孫兮弟有兒  
調羹煮粥與兒食兒方三歲須提攜朝耕負兒出暮歸  
具酥飴燈前弄孫節母倦孝子更兼慈母慈亦知無後  
罪莫大有姪何須有婦爲姪當娶婦行有子李氏之鬼  
詎餒而李孝子人不知當時見者以爲癡飄飄鬚鬢皆  
如雪節母視之猶孩提節母歎兮孝子喜節母不食孝  
子飢九旬節母登泉路七旬孝子相扶持

清風井

井在牛村正德六年牛氏女避劉寇  
之亂死於此後人名其井曰清風井

古井水寒且旨清風百世揚湛然清徹底牛家有女避  
賊於此賊來未來女心悲慈母繞井啼不止女牽娘衣  
母也天只兒視在井底勝在娘懷裏兒在娘懷兒不生  
兒沈井底兒不死

馬懷德斬蟒歌

邑人

劉

炯敬熙

六州割後地維荒章武明初半水鄉人跡希疎草木暢  
純陰磅礴虺蜴藏妖蟒何來橫古路吞噬人民不知數  
虐燄凶威孰敢當永州絕技安能捕天生俊傑馬懷德  
龍馬精神有神力誓憑壯志靖妖氛恨無長劍提三尺  
偶掘庭前神鉞現寒光直射英雄面入手欣增百戰威



藏鋒坐待元凶變一朝偵騎走如風  
蟒在村東古井中探身蜿蜒掛高樹  
勢如飲澗垂長虹馬君仗鉞催驂騶  
氣奮風雲神鬼愁勝負何須先豫定  
已拚生死命相酬一聲叱咤山河震  
飈輪電轉揮霜刃劃然中斷鱗甲崩

回身急策浮雲駿

浮雲駿古馬名

首尾翻騰血雨注人馬中毒

俱顛仆十丈妖蛇一洗空殺身成仁復何懼  
荒原亂草慘橫屍正是英雄授命時鄉人慟  
哭修高冢行客懽呼過水湄孫叔埋蛇終  
相楚斬蟒開基漢高祖鼎足爲三日月光  
救民除害昭千古赫赫英名貫耳雷獨憐  
義士不復回日暮荒村祠下過拜觀神鉞  
幾徘徊

廣安烈女墓

明正德間巨寇至廣安鎮有馬姓者一家皆被執其女十五歲國色也謂賊曰

釋我父兄願從汝去賊釋其家人攜女去行里許女遂大罵自馬下賊驚殺之時值盛暑六日面如生異香滿路鄉人卽地而葬立碑旌表

昔聞烈女名今拜烈女碣潔身復保親智勇稱雙絕盛暑原隰哀神色猶英烈想見罵賊時壯懷鬼神折一水繞荒墳泉聲泣幽咽落日挂殘碑餘霞結成血嗟嗟青冢徒存歸漢心墜樓難免石家滅古來巾幗不乏人幾人得與斯人埒

王節婦詩

王巨庭之妻

邑人

宋紹濂

鑑塘

空谷一叢竹年年冒冰雪問爾何能然惟有凌霜節日

照蔭愈寒雨洗光彌潔嚴風千里來亭亭不可折勁骨  
本天成眞性誰能滅縱使伐作薪至死聲猶烈卓哉張  
氏女似此復何說莫言未得旌伊心原不屑

告終養歸作

石樹珠

仙圃

清時何敢賦歸來 帝簡方需百里才祇爲濫名登杏  
苑轉思報德譜蘭陔滇南道路非辭遠堂北樽罍待自  
開仰荷 宸慈長拜賜問安餘暇好鋤梅

哭王蓮舫大令

滌源

劉淮年

樹君

白頭辛苦說詞章十載風波宦海長倭國已傳蕭穎士  
鄉閭重失魯靈光死無餘橐留恆產生有淮兒付戰場

翹首南天雙玉樹麻衣愁絕九秋霜

送宋熙文內弟歸里

回首無家日於今感最深倚闥君有母遺挂我傷心悵  
望滄波遠艱難白髮侵遙知故園月愁聽女嬃砧

留別大城縣闔邑紳民四首

桐鄉人任大城知縣

蔡壽臻

鶴君

三年慚愧政無成臨別將言告士氓華國詩書千氣  
象持躬忠信勵生平世情參透雞蟲失里閭須銷雀鼠  
爭鄉望攸歸風俗美自然比戶樂豐盈

其二

濱窪水患誤耕犁覓食搜求到地犁屢荷天家恩

叠沛最憐穉子色恆懷挽狂且喜能通變異議無端罷

築堤

上句謂陳軍門堤水事  
下句謂文邑阻違堤事

一事尙堪同慰藉免爲鄰

壑破羣迷

謂力阻靜  
邑改河事

其三

助聯守望重宵防爲爾鄉間謹蓋藏忍氣一時毋涉訟

薄收幾畝早輸糧儉勤共勉族將大窳窳能安後必昌

邑有停葬之  
風故戒勉之

富更保家貧努力斯言金石莫相忘

其四

催人飛檄意遲遲留戀心情不自持士可論文皆益友

民無欺我卽良知表揚苦節成丹詔頌別甘棠緬素思

上句謂節孝入祠事下句悟徹前因期後會桃花潭水  
謂公舉彭莊二公崇祀事

### 送行時

恭和

蔡鶴君邑侯留別大城闔邑紳民作 呂式樾

慈雲藹藹布無涯普蔭河陽一縣花不作震雷驚百里  
特施霖雨活千家政成有象休鴻羽俗美無人賦鼠牙  
萬卉向榮春不住仁風揚處望京華

其二

殫心最是憫艱鮮巨浸懷襄十二年亟爲生民求地利  
何時滄海變桑田切身飢溺勞千慮度勢宣防策萬全

乃城縣志 卷十二  
三  
縱使良謀多掣肘情殷立達卽仁天

其三

爲有痾瘵在抱中數年甘苦與民同鄭公上訴陳圖畫  
龔守遺謀植薤葱請貸不諧願推解索逋常緩許通融  
歸裝一束輕如葉共識懸魚留犢風

其四

風化原來似水流表揚潛德識源頭 絲綸詔下勤諮  
訪志乘編殘事纂修孝子忠臣俱萬代貞魂烈魄亦千  
秋深恩直合幽冥感不獨棠陰聽里謳

其五

作人雅化播清芬  
講說栽培課士勤  
蔀屋已稱賢父母  
文壇兼拜上將軍  
英才渥被三年雨  
花樣工裁五色雲  
轉瞬九天秋月朗  
蟾宮丹桂幾枝分

大邑新設鳳臺書院  
延河間許馥堂太史主講賦贈

宋寶琨

才名爭仰古瀛州  
經學無雙繼遠謀  
幟拔騷壇推老將  
鑣揚鸞掖邁時流  
文章報國宜中歲  
仙籍輸君據上游  
羨煞鳳臺諸弟子  
幸逢珊網一時收

馬懷德斬蟒歌

劉鍾英

燕王定鼎黃圖廣  
平舒尙有元朝蟒  
掉舌威如紫電光



吞人日見金鱗長腥風毒霧斷人行蘆荻村多鬼哭聲  
那得韓文驅怪鱷漫云壯士斬長鯨天生豪傑類馬武  
膂力驍騰白額虎立誓生擒十丈蛇掘地忽得千鈞斧  
欲將此事稟高堂祇恐雙親痛斷腸佯說行圍馳獵騎  
誰知掃穴要擒王一朝蟒在林端現勢若長虹低飲澗  
此際除兇神鬼驚大呼躍馬風雷變怪蟒昂頭人已來  
巨靈一斧大蛇摧神龍掉尾誰能禦落馬英雄信可哀  
人生自古誰無死搏虎屠龍世有幾周處斬蛟激使然  
高祖斷蛇醉所使豈若斯人義勇全禦災捍患氣無前  
欲觀神鉞過祠廟已逐龍淵上九天

鉞斧供馬氏家祠  
中道光年間失去

上元夜謁先端敏公祠

燈月光中拜古祠，秋官遺像儼朝儀。  
逆謀早破滇藩膽，劾吳直諫深蒙三桂聖祖知。  
白鶴不歸新第宅，金貂猶映古鬚眉。  
批鱗搏虎男兒事，慷慨階前奠一卮。

李少司馬松石坊懷古

石坊雄峙鬱嵯峨，銅柱何慚馬伏波。  
仰視霞標前代少，可知遼左受恩多。  
威生節鉞天堪捧，忠貫雲霄字不磨。  
閔闕東連端敏第，後先輝映壯山河。



重脩大城縣志跋

嘗考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  
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志書之  
作所由昉也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名雖不同而實  
同故孟子曰其義一也降至

兩漢而志之名始彰今大城  
縣志年久未脩事多闕失幸  
鄧王諸君子出勝其任又延  
涇胞兄紫山主其稿期年之  
後始告厥成訂為十二卷凡  
披閱者莫不喜其文典而雅

其事切而詳至乎山川疆域

城郭關津以及貢賦風俗禮

樂刑政英俊之鍾毓物產之

異宜靡不臚舉者此又脩志

者之餘事也澁不學無術常

愧不能贊一辭然心甚許之

故綴數語以為驥尾之附焉  
光緒歲次戊戌邑人劉鍾澐

謹跋

稟請修志趙父台批

據稟已悉該職等欲立不朽之功甚堪嘉尙但願乘此人文會萃之際及早玉成本縣今逢其盛斯生平一大幸事也所請通知城關各鎮候卽廣爲曉示

借欸修志準欸徐父台諭

正堂徐 爲諭知事案查前任詳送職員王玉麟等稟請暫借積穀存欸修志等情案蒙

藩憲批據查該縣前請借用積穀盈欸二千餘吊內生息京錢僅止一千一百餘吊其餘皆係成本所請借用重修志書本難借給惟據稱該職等一再稟瀆且事屬



因公姑准酌借一半生息京錢五百六十吊以資應用  
除詳明外仰卽遵照將提用生息京錢數目于積穀月  
報冊內開除聲明發交該職等領存借用仍將志書開  
辦日期稟報毋違比繳扣存等情蒙合行諭知諭到該  
職等立卽遵照備具認領赴縣提用批准數目借給錢  
文以便修志所有開辦日期

呈明稟報各宜凜遵毋違特諭

具稟職員

稟爲遵

諭陳明懇

恩據情轉詳

藩憲酌奪示遵事竊

職等

稟請暫借民捐積穀餘欸續

修志書蒙

恩詳請

藩憲批示暫借積穀盈欸重修志書固屬善舉積穀原係民捐借修志書民捐民用事屬可行但積穀乃備荒要欸濟急衛民關係綦重一旦借用罄盡設遇水

早失歉猝難收還民何仰給貽悞殊非淺鮮究竟現  
請借用盈餘二仟餘吊是否生息餘欸抑係成本穀  
價能否借用一半仰速傳諭另行妥籌分晰詳覆酌  
奪等因蒙此足徵 憲恩深厚時以民生休戚關懷  
敬讀之餘莫名欽佩伏查大城縣向無義倉積穀自  
前 藩憲任勸捐積穀立有義倉三處一在城內一  
在里坦鎮一在壬口鎮所捐穀石屢年荒歉早已散  
放無存惟壬口倉穀有 林前天借放急撫一項稟  
蒙 前尹憲陳撥還穀價銀四百餘兩其時穀價昂  
貴未能買穀稟明發商生息該本利共二仟餘吊

職

等久有續修志書之意非不悉心籌畫但有可籌之

欸斷不欲借用此項錢文惟修志書籌欸較諸別項

公事實屬萬難蓋忠孝節義之後嗣未必皆有力之

家而有力者因志書無其先輩不但伊不肯出資

等亦未便與之商酌又不能因其有力而遷就濫入

志書無以爲後世勸此所以二百餘年之不能續修

志書之實在情形也

職等

現已自備資斧採輯成書

因思此項閒欸以之備荒則爲數無多無濟於事以  
之修志則厥功甚偉克底於成一俟豐年再捐積穀

仍可接原數辦理當不爲難

職

仁明父台大人恩准轉詳可否動用之處敬候

批示遵行

助刊縣志善士芳名

大城縣志刊板之費先有特授東安署理大城縣

蔚然趙老父台詳請借積穀盈餘生息一半五百六十吊  
又捐俸助銀五十兩特授大城縣

贊廷徐老父台捐俸助銀五十兩本邑樂善之士若

劉淞年助銀一百兩 郝榮會助銀十兩

鄧汝淞助銀一百兩 郝成祥助銀十兩

王玉麒助銀一百兩 王立元助銀八兩

馬潤東助銀一百兩 王元杰助銀五兩

王增翹助銀三十兩 郝瑞樵助銀五兩

葉尙儉助銀二十五兩

黃修德堂郝助銀五兩

李英泰助銀一百兩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助銀

輕財重義共成盛舉謹勒芳名俾與縣志並垂不朽  
焉耳

重修縣志二年之久總局分局一切經費用銀二百五十  
兩均係鄧毓愷王玉麒二公墊辦附之篇末以見二公慷  
慨樂施復爲後世勸善者一助云爾



天津河北關上義合堂刊刻